

同济大学历史研究所 敬悼戴逸先生

一、唁函

中国人民大学戴逸教授治丧委员会：

惊悉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长逝，牵动四海学人，敝所同人亦哀默无语。十二年前，创所所长郭世佑教授加盟同济时有言，若建所顺畅，当请戴公暂搁繁杂的清史审校，南下杨树浦，于吴语垂杨中指点学科建设，开启工科帝国，化解愚顽。吾辈翘首已久。然因种种缘由，未曾如愿，却闻哲人离去，天人永隔！吾辈均乃戴先生的忠实读者与搬运工。清史工程不难凸显我国史学重镇人民大学的大写地标，也把戴先生拖累了，难得清静。戴先生安息！

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研究所 敬悼

2024年1月25日于上海四平路1239号 同济大学主校区云通楼

二、首任所长郭世佑教授 挽联（录自郭世佑教授的朋友圈）

1、敬悼中国人民大学资深教授、原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先生(01.25)

群讥清史，我念东原，犹书首卷黄忠浩；【注一】

晚约远郊，宗叠西药，怎候来春释道安？

【注一】 史学前贤戴逸先生（1926-2024）长逝，惊动学林。戴公乃举世公认的德望名师兼谦谦君子，既不霸气，也不油腻。敝人有幸获得过戴先生的提携之恩，且因戴先生的推荐之故，拜识过人民大学清史所与历史系的诸多师长。

又，虽未承担戴逸先生主持、林增平先生襄助的国家清史工程的项目，然早在1983年初（或许更早），林增平先生代戴先生邮寄手札，邀约为《清代人物传稿》下编（即晚清篇）第一卷的撰稿之意，拟为晚清湖南于绅、商、兵、学俱涉，阅历复杂，颇具声望却被辛亥长沙起义军杀戮，尚未为学界关注的黄忠浩立传。林先生还叮嘱一句，该卷是以后各卷的“样稿”，不宜懈怠。成书后方知，该卷的受邀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名校名所的名家，少数乃名家的助手，至少是名校毕业的佼佼者。在下乃师专（益阳）一级的教员，连助教都没评，且只有地方院校湖南师范学院的本科学历，仅此一例。

至今还记得,2003年4月4日,清史体系体例南方片研讨会在上海召开,戴先生领衔的清史工程团队始终与会。敝人即将离杭入京,作为浙江大学的教员,属于直言清史编写之难度最多的极少数的发言者之一,但碍于戴先生的情面,谨慎发言,丝毫不以泼凉水的语气发言,只求多论对策,解决难题。为此,我也不揣浅陋,坦诚地提出几点建设性的建议。白发苍苍的戴先生静坐在第一排,一边点头,一边认真作笔记,谦和有加,席间还欠身称谢,嘘寒问暖,还建议把即兴发言整理成文,编入研讨会的文集。而在此之前,戴先生的手札也不乏前辈师长的勉励与期待,足可感恩。当下某些挂牌推销还习以为常,以“大家”、“大师”自娱自醉者相比,差距岂能以道里计。近30年来,在下常以随身携带小本的前辈戴先生为例,提醒某些听课听讲座都活像撒手掌柜的硕博研究生,当知“取法乎上”。

戴先生太累了,长寿已不易。安息!

2、再挽一代宗师戴逸先生,兼答昨今关于逝者话不离马列郭范等谤议(01.26)

立世无伪装,口含马类非权寇;【注二】

闭关挥定论,谁搅东洋不太平?

【注二】 忽然想起1997,当京杭湘沪等地的师友相继提醒,关注国家教委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 展研究中心组编、沙健孙&龚书铎主编的《走什么路: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》(山东人民出版社,1997)一书,该书的附录已将敝人列入另册。但与此同时,戴逸先生与人民日报理论部资深编审李炳清先生屈尊邀约,参与二位主编的“百年奋争史”六卷本丛书的编写,承担《民族觉醒的历程》(山东教育出版社,1998)一卷,获得二位师长的充分信任。同在一片国旗下,二书之间,差如天壤。

在《民族觉醒的历程》撰述途中,山东教育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临时动议,增加素不相识的两位济南的年轻作者,由两位各分一章,但此议与二位主编无关。在下以客随主便,建议按照敝人提供的全书提纲撰述,互相尊重。此书的编后记由责任编辑代写,说明分工情况。

成书过程中,印象最深的还是两位苏籍主编戴逸先生与李炳清先生的史识、境界与温度,后学请教起来毫无窒碍。自忖二公与在下熟悉的本科师长林增平先生一样,其为人 与为学之高标,后学足可师法,却难望项背矣。